

枕上晨钟
章台柳

说大系

目 录

枕上展钟.....	(1)
章台柳.....	(125)

枕上晨钟

不睡居士 编

导 读

通俗章回小说《枕上晨钟》，十八回。今存凌云轩刊本，扉页题“不睡居士编”，目录前题“鸳水独醒道人编”，“金台不睡居士评”。凌云轩本为本书仅见传世刊本，故据以整理出版。

书前有不睡居士《序》，论创作此书的原因说：“独醒道人缘见世风之不古，人事之乖离，非铤而走险者，即媚而善柔；非势利之成城，即炎凉盖世。纷纷如梦，比比若狂，不觉临风浩叹，扼腕兴嗟，乃成《枕上晨钟》一册。”故认为全书有极大的教化作用。“此真觉世之钟声，生公之说法也。余固知独醒道人之谆谆告诫者，不过欲令睡者起而梦者醒耳。但恐心镜难明，胸田尚昧，昏昏伏枕，不几辜负道人一片婆心乎！”据《序》的内容与书题推测，本书的编者和评者似为一人，是一人的不同署名。

小说的故事，是叙明代江南镇江府丹徒县人富珩，官至御史，因误用家人刁仁夫妇，被其欺骗愚弄，竟犯下贪赂卖爵、被盗丢印之失。故权奸刘瑾将其遣发陕西兰州卫充军。其婿钟倬然，亦被刁仁所害，颠沛流漓，后因平宁王宸濠之乱有功，官至巡按，为其岳丈平反，全家团圆。书中刘瑾、宸濠，均有《明史》可案。据考，刘瑾死于明正德五年，宁王宸濠反在正德十四年，而书中写钟倬然参劾刘瑾是在平宸

濠后之，显于史实不符；且又赞钟倬然参刘瑾为“明朝二百年来一人而已”，亦似后人之论。而书中又无“大明”、“皇明”、“我明”等词语，因此，本书应成书于清代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惜娇儿引虎入穴	(1)
第 二 回	爱才郎小凤施情	(9)
第 三 回	听谗言至戚分颜	(16)
第 四 回	受污玷弃家远出	(23)
第 五 回	富御史豁救异乡冤	(28)
第 六 回	刁奴才暗构灭门祸	(36)
第 七 回	遇飞殃烈妇誓节	(42)
第 八 回	探消息书生投网	(48)
第 九 回	脱天罗奇逢患难	(55)
第 十 回	陷黑狱卖女求生	(63)
第 十 一 回	史世无一见识奇货	(71)
第 十 二 回	富廷伟半夜诉衷情	(76)
第 十 三 回	金遇奇弃邪归正	(84)
第 十 四 回	王巡抚灭寇成功	(91)
第 十 五 回	春闱得意偿书债	(96)
第 十 六 回	旅店萍逢了宿缘	(101)
第 十 七 回	获盗印报冤雪恨	(109)
第 十 八 回	聚骨肉衣锦还乡	(116)

第 一 回

惜娇儿引虎入穴

诗曰：

识人容易识心难，鱼目珠真混满盘，
错认巨憨当辅弼，误将顽石作琅玕。
处世尽凭欺世法，千人唯有媚人丹，
只因俗尚皆浇薄，致令妖魔易入奸。

这一首诗，是说世上知人甚难，辨心不易。天下的奇珍玩器，定有人识得真假，辨出高低；独有人之善恶、美妍，却一时识辨不出来，全仗这些明眸慧眼去识辨他。然好人极是易识，恶人却是难辨，这是何缘故？只因那好人处己接物，件件循理，事事合情，自始至终，表里如一，有何难识！至若那恶人心事，大概俱深一层，大怒不怒，大喜不喜，待人个个是心腹，口里说的是道理，心里存的却是满腔蛇蝎；当面甜言蜜语，背地使尽计谋。总之句句假话，件件虚情，令人不能窥测。这种人却有个比方他。譬如青楼妓者，来往的孤老，那一个不赠他几句山盟海誓，无一个不待他似膝如胶，那段恩情，比夫妇更胜十倍。岂知猫儿哭鼠，

无非是假慈悲，哄钱的法儿，使人迷而不悟，陷入其网！大则丧身，小则破家，直至知觉，悔之晚矣！但据我看来，也与此辈无异，究竟还是自己没见识，所以受其笼络。虽说恶人难辨，然终虽有个辨处。要知天之赋形于人，原有善恶之分，恶人自有一种凶恶之貌，所谓成于中、形于外。只是愚昧之人，听了他口内那几句好话，反道是老天不公道，这样好人，生他这般凶相，未免以为有屈。岂知老天原是至公无私，人自不识。正如西子之美，随你蒙垢他，那一种丰姿自在。无盐之丑，纵使装尽脂粉，终不能增其妍，这是一定之理。所以说，知人甚难，只要人细细察辨耳。古诗说得好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，

假使当年身俱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！

如今且说一位缙绅，也因一时迷惑，误用一个人，后来家破人离，许多颠沛，说来醒一睡么。那一桩事，出在明朝正德年间。江南镇江府丹徒县有个乡绅，姓富名珩，字珍卿。甲科出身，世居南门内。累代簪缨，家资巨富，年将五十，曾任京畿御史，致仕在家。为人仁慈忠厚、好善乐施，只是一味姑息，有些无定识。夫人黄氏，族亦名门，却年小富公三岁。自从二十五岁上，生了一位小姐，并无二胎。那小姐乳名琼姐，年方十九岁，生得娇媚如花，端庄静淑，夫妇珍惜如宝。因无子嗣，故舍不得嫁出去。偶有窗友钟贡生的儿子，生得颖秀出群，单名奇，表字倬然，与小姐同庚，十四岁入泮，阖郡名誉蔚然。富公爱他才貌，且系素交子侄，遂留联姻。不意联姻之后，不及二年，钟贡生〔夫妇〕相继而亡，家道寒素。富公即将倬然入赘，与小姐成亲，待之有如己子。

那倬然不但才高，亦且为人豪旷，磊落刚直不谀。只是少年老成，豪旷之中，又带些耿介之性，不肯同污流俗，趋势附炎。虽是赘婿，却没有丝毫覬觐丈人家资的心。见富公年将半百，并无儿子，料想丈母是生不出的了。忽然一日，立意劝丈人纳妾。富公平日，因夫妻最相好的，恐娶了妾，未免要生嫌隙，是以不愿。并说道：“凡人子嗣之事，关乎天数，不可强求。若我命里该有，早已有子，何至今日？即使纳了妾，又不生育，反多这一番介蒂，岂不如不纳为洒脱。况且既有贤婿夫妇在此相依，亦可娱我晚景，那纳妾之事再莫说起。”倬然道：“虽是天数，也要人谋，谋而不遂，然后听之于天可也，未有不谋而坐听之于天者。况修德可以回天，以岳父之盛德，断不至于有伯道之叹也。且晚年纳妾，得子者甚多，若云易生嫌隙，则岳母贤声素著，岳父又达大体，有何嫌隙可生？更有说者，小婿蒙岳父恩养，视如亲生，小婿同令媛自然晨昏定省，岂敢有负？奈属异姓，真的假不得，假的真不得，承宗继祖，是人生一桩大事，毕竟要纳妾的是正理。”黄夫人亦劝富公道：“贤婿苦劝，甚是有理，况我又不像世上这些妒妇，河东一吼，倾倒醋坛，镇压丈夫的人。我两口几及三十年，虽不敢夸梁鸿、孟光，然亦算得是个唱随的夫妇，相公谅无终风且暴之消，岂致妾有绿衣黄里之讥！我先也曾劝过你娶妾，你只是不允，即使有子的，一个作宦的人，就置一妾也不为过。你听我说，不要忒古板，假老实。外人不知，只说是我妒忌，不容丈夫娶妾，使我为富家之罪人。我如今也不管你要不要，明日便去访个好的娶了，倘得生子，亦是富氏有幸！”富公见他说得剀切，就含糊允了。次日夫人即令家人富方，去叫了平日在宅内走

动卖花的张二妈来，当面吩咐他去寻人。隔了一日，张二妈就选定了一个姓王的闺女。那姓王的号叫玉楼，是丹徒县的快手，年纪有六十岁了，妈妈已死，止生这个女儿，乳名金姑，年已二十岁了。先许过同衙门的一个书办的儿子，未成亲死了，望门寡在家。玉楼素知富公夫妇盛德，并不较量财礼。夫人封了六十两银子送去，次日就过门来。那金姑生得身材窈窕，性格温存，夫人喜之不胜，彼此极其相得。

倏忽过了半年光景，金姑忽然慵茶懒饭、拣食贪酸，富公只为有病，请了医生来看。那医生说是有孕，富公暗自欢喜。又过数月，看看十月满足，却好是七夕之夜，富公在夫人房中睡，三更时分，忽梦见一只仙鹤，飞入庭中，盘旋飞舞，既而竟入堂中，突然惊觉。正与夫人说梦，只听得伏侍金姑的丫鬟彩云敲门说：“金姑肚疼，像要分娩的光景。”夫人慌忙同富公起来，穿上衣服，即过金姑房中，一面着家人去唤稳婆，一面叫妇女起来伏侍。小姐知道，也来看视。只见金姑十分苦楚，夫人亲自替他抚摩了一会，须臾稳婆到了，不想一则长头、二则是胎气艰难，直至天明正辰时，方得临盆。喜得生下一个满抱的儿子，鼻直口方，相貌丰伟。富公夫妇见了如拾宝，即令丫头扶侍沐浴，一家围绕而看。不意金姑产后，身体十分狼狈，发晕数次，谁知一时恶血攻心，飘然长逝。有诗一首，怜他之苦，诗曰：

彩云易散奈何天，剩粉残脂自可怜。

燕子楼中余好梦，芳魂缥缈逐寒泉。

当下富公与夫人、小姐见了，十分惨伤，大哭不已。只因金姑平日做人和气，阖家婢妇、大大小小没一个不为之动恻。富公即令家人去报知王玉楼。玉楼就住在县前，隔不多

地，不移时就到。见了女儿，嚎天呼地，哭了一场。抬头见富公，亦在旁边歔歔，玉楼反劝道：“老爷亦不必过伤了，向知老爷、夫人待他极好，这是他福薄，所以寿夭。我一生只此一女，岂不心疼，但死者不可复生，幸而生得一子，又是莫大之喜。”富公道：“我见他死得可怜，不由人不伤感，如今你女儿虽死，此子幸在，倘我祖宗庇佑，得他长成，你也决不至于寂寞。”说罢，叫丫鬟抱出来与玉楼看。睹物伤情，彼此又掉了几点泪。富公又把此夜的梦兆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如今依梦命名，叫他鹤仙便了。”玉楼道：“极好。依这梦看起来，后来他定有好处，也不枉他娘在此一场。只是如今要作急雇奶子要紧。”富公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且待殡殓了，再处。”此时有亲友来吊奠的，纷忙了两日，遂成殓入殓，即葬在祖茔边。玉楼辞别回家，富公即吩咐家人，仍叫了张二妈来，叫他速寻奶子。二妈道：“多蒙老爷、奶奶看顾，老婆子敢不用心？但今年时年好，小户人家可以度活，都不肯出来。前西门张翰林老爷家，也要雇一个，至今尚无。既蒙老〔爷〕吩咐，且待我去寻问，只恐急切难有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一项大事，未满月的孩子，可少得乳么？”这几日得富方的妻子养住，他孩子虽大，幸有些乳，暂令他喂，亦非常久之计，你可以用心去寻，自有重酬。”二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去！”遂辞了出门而去。

次日，只见二妈来了，夫人问道：“可有了么？”二妈道：“我来与老爷奶奶商议，昨日回去，适与隔壁陶四妈说起雇奶子之事，他也是惯做媒的。他说有一个山东人，姓刁，夫妻两口，都有三十一二年纪了。带了一个女儿，也有十四五岁了。到此处投奔亲戚不着，流落在此半年。有个孩

子，未及周岁，才死了四五日，正有乳哩！只是要卖身，不肯单做奶子。实是一件凑巧的事，只恐老爷嫌他外路人，或者不要，故此特来商议。”夫人听了，遂令丫鬟到书房中，请出老爷。丫鬟领命，即去请了富公来。夫人把上项事说知，富公对张二妈道：“我家人尽多不用买，只是燃眉之急，也说不得了。你就去叫他二人来，我看一看，问明他的来历，再议便了。”二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去唤他来。”起身就去。不多时，同了那陶四妈，领了一个妇人进来，张二妈指点他，见了老爷、夫人的礼。富公看那妇人，果然只有三十一二年纪，却是生得美貌风骚。但见：

面非黛粉，却也娇妍；腰岂小蛮，亦称柔弱；
稀稀儿几点雀斑，自有牵云之处；湾湾的两道娥眉，尽多觅雨之妖。站立着，无风亦动；启朱唇，
不笑嫣然；□之俏眼欲勾魂，只可惜金莲不称！

富公道：“他丈夫在那里？”二妈道：“在大门外，禀过老爷，方叫他进来。”富公即令陶四妈，唤他进来。陶四妈就去叫他。到了厅上，对富公磕了头，站旁边。富公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原籍那里，因何在此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刁，名仁，妻子邢氏。本贯山东郯城县人。当时扬州府有一个姓胡的乡宦，在山东经过，娶了小人的妹子为妾，一向不来往。今年山东遭荒，没奈何挈家到扬州，一则看视妹子，二则原想投奔他家，不意妹子已死。亲人不在，竟不相干。守候了一月，每日到他门首，可恨那些管家的需索门包，方肯通报。幸在守候，得做官的出来拜客，小人发急了，只得扯住了轿子，叫唤起来，他方才知。不想见我身上褴褛，甚是薄情，只叫我在寓处等候。次日却差一个〔人〕送了四钱银

子，来与我折饭，小人愤恨，不收他的，赶到门上，数落了一场。他恼我，叫家人出来打我，幸得两邻舍的劝开了。小人回到寓处，进退无策，不能回乡，只得把几件衣服抵还了饭钱。过江来，别图生计，住在西门外饭店中，已经五个月了。没奈何，思量投靠人家，昨日陶四妈说老爷府中要奶子，小人情愿卖身。小人一生忠厚诚实，倘蒙老爷收用，虽赴汤蹈火，也不敢辞的。”富公见他身材长大，说话清楚，就有几分喜他。便说道：“我本意只要雇奶子，不肯用买，今见你说来，是个异乡之人，流落在此，我且收用你。你的妻子在内做奶子，自然另眼看顾你，俟我小相公长成之日，你要回乡，悉听自去，我亦不计较。”刁仁道：“受恩深处便为家，既蒙老爷抬举，小人粉身难报，即使驱赶也不忍去。”富公大喜，问他要多少身价。答道：“小人该店家叁个月的饭钱，不过十余两的银子，其外亦无使用，总不与老爷较论。”富公一发道他忠厚老实，便说道：“你夫妻三口，与你三十两身价，算还饭钱之外，也要做些衣服穿，你且去写了身契来。”刁仁跪下去，磕了一个头，起来到外面寻了纸笔。他原也识字，自己就写了一张卖身契，同两个媒婆，俱签了押，同送到富家。富公收了，叫管事的兑了三十两银子与他，两个媒婆各人赏了一两，就叫同刁仁前去收拾行李，并领女儿前来。刁仁即同陶四妈到店中，算还了饭钱，他也没有什么行李，不费工夫，领了女儿前来了。富公把他女儿一看，年纪虽小，却是生得丰姿秀丽，态度娉婷，不施朱粉，红白自然，袅袅娜娜，有十分标致，竟不像这等人养的。因对刁仁道：“你女儿生得如此，日后须要择一个好人匹配他，不可误了他。”遂令张二妈率领进去，拜见夫人、小姐。

夫人、小姐亦爱他，令收拾一间房，与他母子在内宿歇，哺乳公子，打发媒婆起身。那陶四妈又叮咛教导他夫妻一番，作谢而别。正是：

只因误听澜班舌，致令开门揖盗来。

评：

第一回叙金姑之死，令人不可测度。殊不知，一部小说，俱打从金姑之死，雇奶子面上来的。通卷阅过，方知是紧要关头。

又评：

世之最下流者，莫如龟与奴两种。然不明者，必曰奴愈于龟。予曰：“否，否！”为奴之人既忘廉耻，甘以妻、女供人下陈，是龟与奴兼而有之也，算来还是龟之高为奴一等！

第 二 回

爱才郎小凤施情

词曰：

调寄《如梦令》

举世曾无月旦，红颜忽尔相看。未听箫声噉，
飞凤何生庭院？眷恋眷恋，辜负东邻一面！

却说，富公买了刁仁夫妻在家，甚是得意。你道刁仁是什么样人？原来是山东红花铺人，世开旅店，他父亲叫刁鰐、其母张氏，姿色平常，专在店中牵云布雨，勾搭那些来往的骡夫，都到他店里下，所以他的买卖，比别家更闹热几倍。只是暗中来，明中去，一生以赌为命，所以挣来挣去，还是一双空手。他父母死后，仍习旧业。邢氏亦传了婆婆的衣钵，只因他的姿色比婆婆更高几分，所以刁仁只许他招接来往之客，不许他勾搭骡夫，这就是他之营某（谋）。正是：

青出于蓝，强宗胜祖。

却说刁仁平日爱赌，除了赌之外，件件刻剥，件件要占些相应。倘见了人的，不拘大小物件，他心爱了，便千方百计，定要弄到手才快活。又能阳施谄佞，阴布牢笼，专交结